

人
謹

戴山先生清忠亮節昭著寰宇其在東林實足以繼明
忠憲之傳先曾王父太常桂渚公雖未嘗身至東林然
講道論德與諸賢實相磨切忠憲忠介兩公則尤所契
厚故太常之歿也忠憲爲立傳而忠介則書其神道之
碑忠憲之言曰予與平仲同鄉舉同出徐檢吾先生之
門同進士同爲東林人東林人行輩不一如逯確齋陳
思岡丁愼所劉本孺與公爲一輩又曰歲戊午與平仲
遊武彞飲酒浩歌而平仲每欬歔以爲老矣媿過時而
學也夫平仲勲名滿天下讀書寒暑不輟其所謂過時
而學者何在有以平仲語而猛省者乎平仲一語師萬
古矣

正治

過庭時先君成齋先生爲余道太常遺事

東林諸賢以及戢山先生殉國諸本末時復以立身行
己之大致相誥誡正治雖質性駑下私心頗知向往迄
今年過五十無所成就殊負先緒然亦不敢至於大越
繩尺者要皆得之家庭師友之教爲多矣比從友人處
獲讀戢山先生證人堂人譜其言與朱子小學四子近
思錄互相發明而條分縷晰似於學者尤易尋究自媿
志識闇劣未能身體力行於萬一而凡我後昆誠能取
是書樂玩而佩繹之則立人之道不外於是矣因鋟之
家塾并以公諸同志據傅氏本稍有增益且謂類記亦
先生手自甄錄者今悉仍之雍正丙午二月歙後學洪
正治拜手書於白沙教忠堂之家塾

戴山先生本傳

劉宗周字起東紹興山陰人生而端嚴言動有倫雖年少時已歸然負儒宗望萬曆辛丑成進士下內艱時許公孚遠學宗紫陽宗周叩爲學之要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謹識之勿敢忘甲辰授行人歸養丁外艱讀禮之暇惟以明理見性爲事一日劉永澄至武林互正所學迺與決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永澄爽然如有失而去壬子起官道謁高攀龍相與講論復有問學三書皆儒宗要言時顧高諸公修復東林大會四方同人講學不輟京中人目爲鈞黨將構大獄宗周上書言顧憲成之學歸於自反請各思自反何如時論譁

之旋告病至天啓辛酉起禮部儀制司主事時魏璫初
用外庭未有言者乃首發其奸未幾果竊柄亂政如所
言遷光祿寺丞累遷太僕少卿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
未赴而冢宰趙南星等斥逐朝局盡變乃疏辭陳人臣
進退之義有旨削籍居家潛心理學嘗與攀龍質疑罔
間而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奉爲準的崇禎初復官起
順天府尹策蹇就道其子徒步隨之蒞任即以直諫
被斥歸閉門靜坐不見一客其門人請設教不得已
過陶石簣祠集紳儒會講以伊洛主敬學宣明於衆
而於慎獨之要尤加謹焉丙子起工部學屢進昌言
疏論內閣溫體仁狀且極言任用中官體仁太重之弊

上怒斥爲民歸家啓戴山書院從遊累千人梓所述人
譜以授學者有朱子致知與陽明致知之辯壬午起改
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晉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
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
院及社學罷廠衛上意頗嚮之復以救諫官熊開元姜
埰忤旨罷歸甲申國變聞信即赴杭省跣足衣麻被髮
請即舉哀或欲俟哀詔至宗周曰豈有子聞父喪不躡
踊之理詔至再奉行未爲不可也弘光立起原官至南
都疏請誅誤國諸臣又表勸親征併劾四鎮准撫戰守
失宜之罪有違時宰意遂見逐乙酉六月山居聞變不
食而卒學者稱念臺先生

土事

戴山先生人譜

人極圖



即太極圖左畔



即太極圖右畔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

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

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

以達也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爲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即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即下蟠之地而萬

物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
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
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
慮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
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
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
始於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盡人
之學也

君子存之即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繇殆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證人要旨

①

無極太極

一曰凜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

捨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閑
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此時一念未起止有一
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
之無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
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
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證性之路蓋
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
也

靜坐是閒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無動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慎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懣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莫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愈增以慾窒慾

慾愈瀆宜其有取於摧山填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忿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慾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靜而無靜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

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
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
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
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
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
即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
知禮存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

五行
攸敘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
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
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支自當發

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外之
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
踐履敦篤慥慥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
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
心而黽勉以從事焉庶幾其逌於責乎

○物物太極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繇五大
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
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
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
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

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其要
无咎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學者歷過上五條纔舉一公